

摄影统治（为《Effetto Arte》杂志所写）

夏天。

那是我们抛下自己的居所、去往另一个地方——随便哪个地方——的时节。

艺术家也在旅行，混在其他逃亡者中间，观看这场后原子时代的出走。

在意大利那些漂亮的小巷里，一切都是一个片场：男男女女互相拍照，靠喊叫摆出姿势；这样产出的图像从手机出发，抵达另一些人的设备——那些人多半也正忙着把亲戚定格在异国风景之前。

若能追踪这场视觉纪念品的流通，人们会发现：我们意外地出现在许多陌生人的度假照片里，而我们的图像被用来描述某些电话客服中心员工想象中的假期。

从阿尔卑斯到金字塔，这种瞬间的痉挛传染每一个人：我们必须拿出确凿的凭证，证明今天我们真的到过这个地方；所有人都得知道，今天我们正在享受生活。

我们塞满自己的数字存储，把硬盘灌满我们尘世幸福的图像！

尽管可以肯定，一切都已经至少被拍过一次，但我们确信那不是我们拍的，这就够了。

我们为后人、为历史、为将来的数字记忆而记录。

于是诞生了各种虚拟的分享空间，我们可以在那里用图像讲述自己的度假生活、自己的壮举、自己的战果、自己对这个按下暂停的世界的目光；我们出售自己关于自己的、想象出来的形象。

我们设法让尽可能多的人看见，我们分享，我们像推销产品一样推销假期的图像，我们蛊惑陌生人，好让他们成为我们的追随者：爱我的，跟我来。

我的幸福、我的乐趣、我的消遣，我以你一瞬间的时间为价出售——就是你用来说“喜欢”、说“不错”、说“想认识你”的那一瞬。

这场庞大的、趣味恶劣的视觉信息流通，最后留下什么？

什么也没有。

正是我们自己删掉了大部分曾觉得棒极了的照片：这一张里看得出我们胖了，那一张里小侄女比了个兔耳朵，还有这一张里某个白痴艺术家挡在了落日前面。

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会留在我们的社交网络上，在那里世世代代永不磨灭地留存下去，阿门。

比起十五分钟的成名，这更像是用一辈子去描述我们希望自己是什么样、希望怎样生活、希望别人怎样看我们。

从前，人们可以用二十盒幻灯片的放映来败坏亲友的生活；更大胆的，会在度假时拍一部VHS录像，配上导游念的解说；今天，摄影和纪录片是免费的，就像民主一样。

所有人都能拍照、拍片、投票、组建政党，而且他们真的这么做，毫不羞愧，全不管自己的教养或能力。

作为观察者的艺术家，把这局面分析透彻之后意识到，在这个时期，要欣赏一处风景或参观一座古迹，只剩四种办法：

A) 在网上找那处风景或古迹的照片。

B) 早上五点起床——有人真这么做，但艺术家不会，他们太懒。

C) 去咖啡馆读一本好的科幻小说。

D) 搬去朝鲜住。

正当我们琢磨该怎么办时，一个女孩在给正在自拍的女友拍照，钟声长鸣；今天又一门艺术死了，摄影师们在那座属于往昔那些无用而美妙的固执者的伊甸园里，赶上了画家。

会不会来一位年轻的处女，从零重新思考摄影这个念头本身？

会不会有一场天赐的太阳雨摧毁数字世界，把尊严还给摄影艺术家？

我们尽可以用这样一种确信来安慰自己：我们用来保存图像的数字记忆，不会完整地抵达公元4000年的考古学家手里，从而使史学家无从把我们的时代烙上“最可悲”的标记。

在学校里，我们被迫吞下那些关于已被埋葬的时代的、令人心碎的读物和荒诞的图景，而这一切只因为纸和莎草的不朽；我们的时代则相反，它生产出不成比例的大量无用信息，而这些信息会在一场

无意识的深层生态学行动中自我毁灭。

Luca Motolese · Siracusa 2017

motolese.com — 原文为意大利文